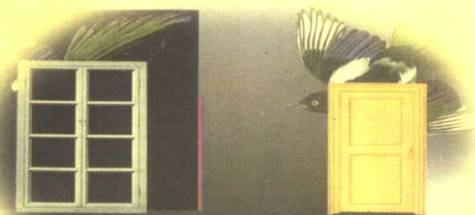


杜拉斯小丛书

外面的世界

Le Monde Extérieur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袁筱一 黄荭译



杜

拉

斯

小

丛

书

漓江出版社

外面的世界

Le Monde Extérieur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袁筱一 黄荭译



桂图登字:20—98—037 号

Marguerite Duras:Outside/Le Monde extérieur

© P. O. L éditeur, 1984

© P. O. L éditeur, 19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面的世界/(法)杜拉斯著;袁筱一,黄荭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杜拉斯小丛书)

ISBN 7-5407-2428-5

I. 外… II. ①杜… ②袁… ③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
集—法国—现代 IV. 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13999号

外面的世界

Waimian de Shijie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袁筱一 黄 荭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字数386千字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 7-5407-2428-5/I·1462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外面的世界》(卷一)	袁筱一 译 (1)
译 序	(3)
前 言	(7)
关于文章排列的顺序	(10)
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	(12)
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	(14)
“LILAS”这个词的长和宽差不多	(19)
巴塔伊、费多和上帝	(22)
关于乔治·巴塔伊	(28)
啊,不再有绞刑了吗?	(31)
下等人的巴黎	(34)
巴黎的旅游业	(36)
维耶特的贵族血统	(41)
莫尔尼公爵的沼泽地	(48)
巴黎的拥挤	(51)
百分之一的小说可见天日	(54)
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并不胡思乱想	(60)
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	(64)
公交公司的这些先生们	(67)
巴黎的种族主义	(70)
走开!	(72)
皮埃尔·A,七岁零五个月	(74)

为《七月十四日》辩	(79)
布达佩斯的杀手们	(81)
巴黎,8月6日	(85)
引人发笑的绘画	(88)
塞纳-瓦兹,我的故土	(91)
奥朗什的纳迪娜	(97)
“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	(104)
施瓦西-勒洛瓦的恐慌	(108)
和一个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谈话	(115)
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137)
与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	(148)
快乐的绝望之路	(156)
这个黑色的大家伙	(165)
恐怖的知识	(168)
被驱逐出威尼斯的人: 萨特	(172)
萨洛尼克的猛兽	(175)
载着一千具尸体的火车	(180)
让-玛丽·斯特罗布的《奥通》	(183)
塞里格-里斯	(186)
苔尔芬娜·塞里格,不为我们所知的名人	(188)
让娜·莫罗	(194)
玛尔戈·冯泰恩	(204)
蕾奥蒂娜·普里斯	(210)
玛德莱娜·勒诺是个天才	(214)
美丽娜	(219)
西尔维亚和她的灵魂	(225)
芭铎皇后	(231)
卡拉斯	(235)

让娜·索盖	(237)
大海深处	(242)
阿基·库罗达的《种种黑暗》	(244)
卡洛斯·达莱西奥	(247)
让-皮埃尔·瑟通的《城市喧嚣》	(248)
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	(250)
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	(255)
韭葱汤	(259)
面黄肌瘦的孩子	(261)
源于同一份爱的恐惧	(264)
罪恶的幸福梦想	(266)
没有死在集中营里	(271)
泰奥朵拉	(276)

《外面的世界》(卷二)

黄荭 译(279)

序	(281)
---------	-------

白岩	(283)
重温	(284)
大西洋的“黑”	(288)
帕斯卡尔	(291)
福楼拜是	(293)
给拉西中心的信	(302)
眼中的杀机	(304)
拉尔夫·吉布森	(306)
凡尔赛宫皇家女,皇族的写照	(309)
对法兰西的某种想法	(316)
圣特洛贝的特洛贝先生	(318)

让-玛丽·达莱	(325)
巴士底狱的裸体男子	(327)
雅尼娜·尼埃普斯	(329)
历史上的狗	(333)
右翼,死亡	(336)
寒冷,如腊月	(338)
我	(343)
关于里根	(345)
写给所有的时代,写给所有的封斋节	(347)
真实的缺失	(350)
我不相信光荣一词	(359)
给国际大赦组织的一封信	(362)
给范文同主席的信	(364)
毒品	(366)
明天,人类	(368)
胡言乱语	(373)
威尼斯	(383)
韦瑟伦城堡	(385)
维法·卡拉斯	(390)
布瓦提里城堡	(392)
翻译	(396)
我所作过的最浩大的阅读之一	(398)
读在火车	(400)
蓝色曼哈顿	(407)
医院寂静	(408)
为创作的新经济	(409)
神似	(416)
芭芭拉·莫里娜尔	(419)

喧嚣与寂静	(422)
罗杰·迪亚蒙地,电影之王	(427)
还是褒曼,总是褒曼、褒曼	(430)
《扒手》	(434)
年轻的赛尔吉和他的黑毡帽	(436)
给克罗斯特先生的信	(437)
给史密斯先生的信	(439)
我过去常想	(441)
母亲们	(448)
我母亲有	(451)
情人	(459)
就像一场婚礼弥撒	(462)
对让·韦斯丁的答复	(466)
巴黎,1992年1月26日	(472)
特鲁韦尔,1992年10月2日	(475)
她写了我	(477)
我不怕	(479)

· 附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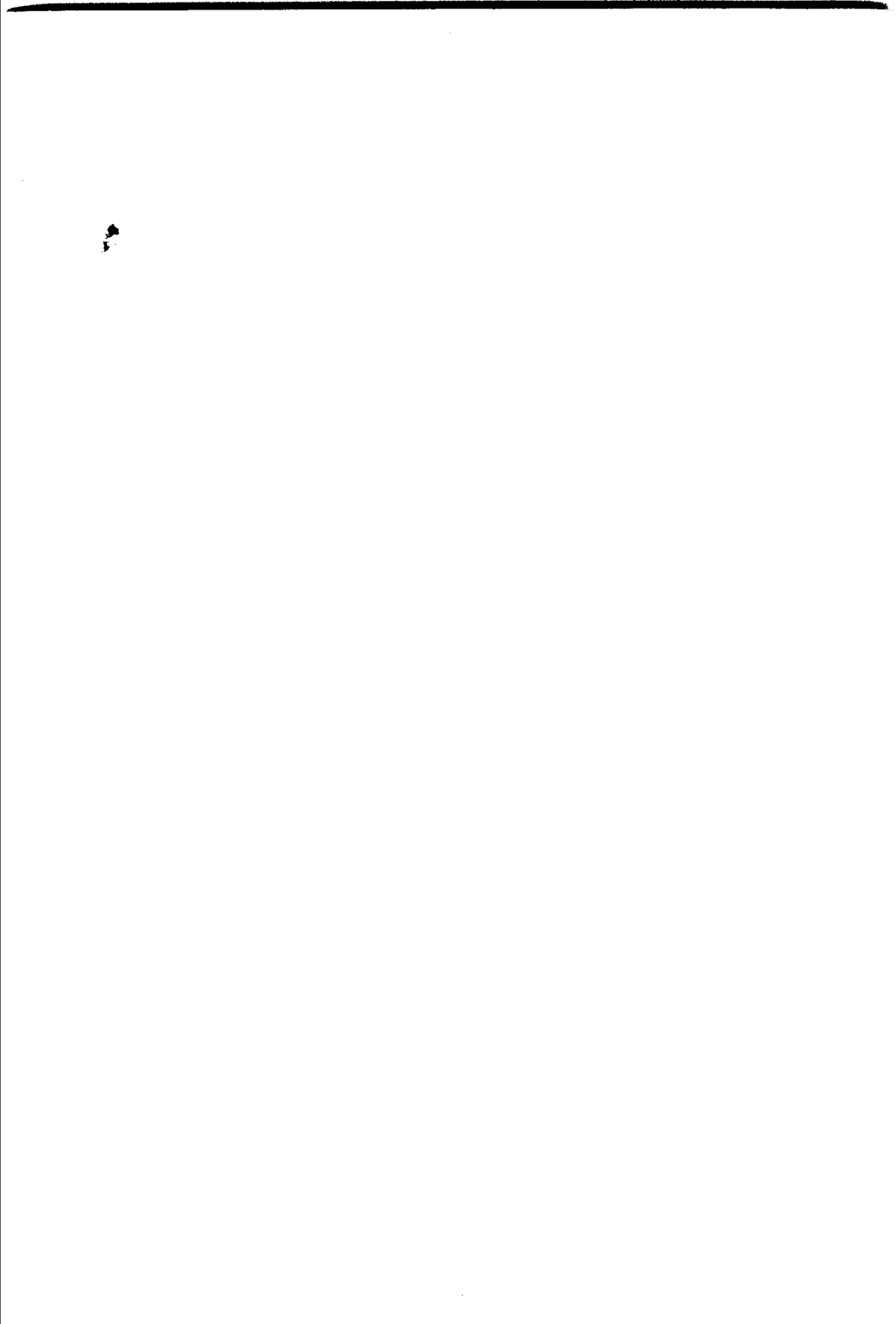
杜拉斯生平创作年表	(481)
-----------------	-------

外面的世界

(卷一)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袁筱一 译



译 序

应漓江出版社金龙格先生之邀，我和黄荭接下了两卷本《外面的世界》的翻译任务。

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远离杜拉斯的年龄，她的激情，她的绝望，她时时刻刻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歇斯底里。我不再可以用欣赏的眼光看她酗酒、唠叨和写作，我已经不再关注她的生命，不再可以像十八岁的时候那样深深地为她所震撼。

十八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杜拉斯作品，是她的《情人》，王道乾先生的译本。后来看到了电影，再后来读到了法文本，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地读下去，《琴声如诉》、《广岛之恋》、《长别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副领事》等等，等等。再后来我做了关于杜拉斯的论文。她的情人，她的湄公河，她的黑暗，她的空茫，她的暴力。

这时节，杜拉斯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作家。在中国，她也算得上是作品卖得好的少数几位法国女作家之一。“伟大”这样的字眼不合适她，可恐怕谁都无法否认她是法国20世纪后半叶最奇特的女作家。她的传奇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的，一个殖民地孩子的故事，长大了，离经叛道，不可一世。她欣赏这个传奇，等待这个传奇，从孩提时代起。她觉得自己是在承担一种命运，迫不及待地冲进一切机会里争取主角的地位。

1996年，她死了，从此停止了她自己一手炮制的生命传奇。她

的年轻同伴，扬·安德烈亚也不见了踪影。1996年的时候，听到她逝世而去，我第一个念头竟是：她的读者是否也会像扬·安德烈亚那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呢？也是这样猝不及防的，为了中断的中断。

可她毕竟上了百科词典，拉鲁斯，或者阿歇特，有明确的生年和卒月。不管她是否受人爱戴、受人尊敬，她在这个世界始终是留下了点什么。给她的词条不会长，但往往有这样简明扼要、尽量不加主观判断的几行字：法国作家、电影家，作品的主题通常是绝对然而失败的爱情以及死亡，语言极富音乐性^①。词条的下方，会是她最常见的一张照片，戴着宽边眼镜，围着白色围脖。她自己也说过，不止一遍地说过（甚至在这本随笔里也可以读到），她不像法国人。

她写了很多书，很多文章，也拍了不少电影，虽然观众不多。她的第一本书名为《厚颜无耻的人》，五十五年前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面的世界》算不上是她最重要的作品，就像她自己在前言里说的那样，她写了很多文章，却忘得也很快。然而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从来不会。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她同意把三十几年间陆陆续续给报纸杂志写的文章辑成集子，出了第一本，接着又出了第二本，毕竟有了她不会忘却的书的形式。

其实典型的杜拉斯作品是时下流行的“私人语言”的写作。杜拉斯不相信有除却自身之外的故事，虚构从来不存在，她说。或者可以这样说，她本身就是虚构的，有开头、结尾，有命定的快乐、悲伤和动荡。在文学史上抹去她会像抹去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不留痕迹——她知道这一点，如此才有生命与成名的局促感。她害怕“卡车”那样的旅程，永远望不到头似的。

然而《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作品。所谓的“外”，原来就是

^① 参见《阿歇特百科辞典》，586页。

与“内”相对而言。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她的工作台铺得很开。媒介——尽管她扬言鄙视媒介、政治——尽管她不承认萨特或波伏瓦的那种“介入”文学，以及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艺术的，一切形式与非形式的，一切道德的与非道德的。

她热衷于破坏一切标准，她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莫不以此为出发点。正如她在前言里所交待的那样，她为所有的运动浪潮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抵抗运动（和很多作家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加入过共产党，后被共产党开除）、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她热爱的与其说是某一种主义，毋宁说是运动本身，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动荡和摧毁的意味。她崇尚“快乐的绝望之路”，她想以自己来证明人类是可以活在绝望里的。绝望——生存，这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

但是她并不热衷于建立新的标准。有一段时间，巴黎滚动式地上映她的《卡车》，差不多是一成不变的画面：卡车不断地向前开着，开着。她或许只是不喜欢封闭，不喜欢封闭的文本，不喜欢封闭的电影画面，她把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她的观众和读者，如果她也有理论，一定会像罗兰·巴特那样大叫一声：作者死了！她做得出来。

她没有流派，有人把她归为新小说——据说罗伯-格里耶一年里给她打了二十个电话，要她写点什么，于是才有了《琴声如诉》——因为她淡化主题，淡化情节，淡化时间和地点，淡化古典文学的三一律。《情人》呼唤的不是种族平等，《广岛之恋》也只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艳情故事。如果说人类到处都在书写绝望，爱、情爱或性爱都只能使人类愈加绝望。虽然《外面的世界》是新闻性的写作，仍然写满了人类的绝望之情，写满了杜拉斯的绝望之情，它的语言仍然是贴有明显杜拉斯标签的语言：断裂、破碎、局促。

我一度离这一类的语言也远了。所以在接受它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我也和杜拉斯一样，喜欢承担“臆想”中的命运，可尽管这样，尽管真真实实地喜欢过杜拉斯，我从来没有“命定”自己和杜拉斯发生某种联系——我花了一段时间考虑。最后我想，我愿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了结十八岁的震撼和喜欢。因为时间关系，本书的第二卷由黄荭承译。但愿我们可以做不同时期的杜拉斯的代言人，先前的那个更激烈一些，后来的一个要惟美一些。（注意，美也可能是个陷阱！）于是我又堕入了杜拉斯的圈套，在四十天的时间里，一打开电脑，我就会变得非常焦灼，以至于需要用电脑里那个愚蠢而机械的游戏平复内心的惶惑，平复这份断裂、破碎与局促。

事有凑巧，就在这本书行将翻译完成之际，法国《读书》杂志花了很大的版面纪念杜拉斯。看来爱也罢，恨也罢，忘却终究是需假以时日的了，虽然一切终将如冰雪消融。

袁筱一

1998年9月13日

前 言

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从事这项工作就必须对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判断。不可能不做。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信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谎言。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我已经摆脱了许多加之于记者的偏见，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严重的：即相信可以理清一桩事件的客观联系。

给报纸写作还意味着即时写作。不等待。所以，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讨厌这个词。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窜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我就会为外面的世界写作。

我在报纸上写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点无疑就是让自己走出房间。一度我在写书，每天都要写上八个小时。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报纸我大概连读都不读。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

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还有别的理由,比如说我没钱了。所有应景之作都很来钱。要不就是我答应了人家的,例如我答应过《法兰西观察家》为它写定期专栏,后来,在1980年,我又不得不遵从《解放报》的交稿期。

我之所以写作,在报纸上写文章,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为各种运动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以及反选举运动;或者,和你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什么阶层;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无力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种自然的评判,就像人们评判暴风雨和火灾。这里,我想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头——《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我也想起了《奥朗什的纳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想起了公共事业救济局的那些孩子,还有在1958年掉了脑袋的那些人;而我与乔治·费贡的所有谈话亦属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的牢出来;我还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为外界所动,我乐于写的。也有的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写的,比如我为《星座》写的那些玩艺儿,我都签上了姑妈的名字,苔蕾丝·勒格朗,早就找不到了。还有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年轻人写的连载文章,当时只是为了挣钱买黑市的黄油、香烟和咖啡,而今也不见踪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丢了,其中有一篇是写卡拉斯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歌剧,但正是这篇文章养活了我一年的时间,我别无选择。

我忘记了不少自己写的文章。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书

是从来不会忘的。我忘记了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除了我的童年，还有那些我认为是超越日常生活规则之外的事。对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来的，便是与我的生活同时展开的许多事件。写作的动机无非是上述那些，或者还有别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爱情亦或悲情故事的演绎都不尽相同。

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起来要出版这些文章的。这要归功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名流丛书》的负责人让-路克·海尼，是他动了念头要把它们辑在一起。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一下子竟有些害羞呢？如果我们只把今天写的东西拿出来，可能这世界上一个作家也没有，而如果我们只喜欢今天写的东西，而不喜欢昨天写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是贫瘠，是的，现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一点注意事项。我上过不少回当。我声明这本书的版权归我自己。

对这些文字，我没有做出过评价，我甚至没有再回头去读一遍。扬·安德烈亚替我做了这一切。我全权交给他去处理。这一切与我再无任何联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80年11月6日